

毛詩禮徵

毛詩禮徵卷第四

榮述

封建

總敘通典昔黃帝旁行天下分達萬國至于唐虞別爲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則虞書所謂輯五瑞修五玉是也夏與唐虞同殷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於諸侯周制封王者後凡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

里男百里凡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人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謂列國之士于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受職理職事也再命受服謂受元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元冕以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也三命受位謂列國之卿始有列位于王爲王臣王之上士亦三命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五命賜則則者地未成國之名王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也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也五命中大夫出爲子男六命賜官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臣理家邑

如諸侯也六命上大夫即卿也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八命作
牧諸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諸侯出爲一州之牧入爲三公九命作伯上公有功
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王制云制三公一命衮若有
加則賜也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衮冕與王者之後同大國之君不
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
夫一命春秋左氏傳說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
命珪公羊傳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加魯以衮龍
之服傳曰錫者賜也命者加我服也又諸侯有功

加之九錫一曰衣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之士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

生民卽有邰家室傳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堯改封于邰

正義云鄭以姜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稷成功在堯邰必堯封周本紀云禹封弃于邰號曰后稷其言不可信也

長發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傳元王

契也箋元王廣大其政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

正義云中候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皐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皐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爲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卽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封契已應百里而舜又益之者以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賜魯衛之屬

右唐虞時

那我有嘉客

按此卽殷封二代後之明証也尚書稱丹朱

爲虞賓周頌謂微子爲有客此云嘉客一也
史本紀云湯封夏之後左傳史趙對晉侯曰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
于遂遂世守之注云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
遂封

元鳥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
有傳　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
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
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
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
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注云此大界

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
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法也王制又云天子之縣
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
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
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注云畿內大國九
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
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
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
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
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
亦以待封王之子弟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
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注云
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中
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方七十
里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已然要服之內
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
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
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

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按天子所居千里之地殷周同名曰畿夏謂之縣王制言殷法而亦曰天子之縣者因夏舊名名之也千里之邑號殷曰商邑周曰京師白虎通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名之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經千里

右夏商時

〈文王〉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亦得世世在位重其祿也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樂記云投殷之後于宋注云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大而封之

〈韓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傳〉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

按左傳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

戚以蕃屏周下云邗晉應韓武之穆也似韓爲周公時攝政所封據此自武王克商以後至成康之世皆未可知耳

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于汝國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

賚序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正義云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于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于先代之意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皇甫謐曰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廟將帥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

閟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箋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彊於衆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

正義云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其經云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魯為侯封受上公之地可為五百里耳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是于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于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六國時有孟嘗君食邑于薛

正義云諸侯有大德受采地于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于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

王制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

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都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說鄭無所駁當從許說

右武周成王時

十月之交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箋禮畿內諸侯二卿

右厲王時

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

正義云封立謂之建。賞勞謂之親。褒賞者賜賚之名。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据其新往謝邑。是爲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爲褒崇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漢書杜欽傳引韓詩傳云。仲山甫異姓之臣。就封于齊。

韓奕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

箋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

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塹，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

江漢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傳 九命，錫圭瓚秬鬯，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 宣王欲尊賜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

按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

守王官。厲王時。周召二相行政是也。召穆公其後歟。因有大功德。遂于釆地益之土田耳。

右宣王時

終南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

右幽平時

無衣序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箋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

正義云按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又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

右僖王時

瞻彼洛矣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箋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

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

鞞琫有珌〈箋〉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鞞。顯其能制斷。

按王制云諸侯世子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又無衣傳曰。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君。白虎通曰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董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

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不見公見之經不以爲魯耻明不與童子爲禮也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靺韐有赩謂世子始行也

裳裳者華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似嗣也箋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

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疏云此父死子祿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又云大

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避賢也。

右世爵祿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外傳齊語曰。衛人出盧于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

揚之水序。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正義云左傳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

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
是封桓叔于沃之事也

右私封

甘棠序美召伯也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

旄邱序責衛伯也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

下泉郇伯勞之箋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

旱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

圭瓚。箋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

正義云孔叢子云。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右作伯

附遷國

皇矣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正義云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于程。葢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于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

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文王有聲作邑于豐箋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箋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

正義云春官典命注云公之城葢方九里侯伯之城葢方七里子男之城葢方五里坊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注皆以公城方九里爲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故以十里爲小于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爲五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

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注云。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耳。或者天子實十二里。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兩解之事也。

維豐之垣〔箋〕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箋〕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

篤公劉〔箋〕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于豳。而有居民之道。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也

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太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

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按諸侯遷都天子必使司空正其疆界定其都邑如召伯邑謝仲山甫城東方是也如公劉遷豳太王遷岐皆狄人迫逐之所致王命不行久矣然必先白王者而後行故白虎通云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時寧先白王者不以諸侯移必先請然後行則人臣之道也

朝宗覲遇會同

總敘 通典唐虞夏氏之時四方諸侯歲一朝殷制五年一朝周制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

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代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到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報王。王使小行人迎勞于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授之。及國。天子賜舍。使司空致舍。將受朝上公執桓珪九寸。繅藉九寸。衮冕九章。其春夏朝宗。各乘所受上輅。建常九旒。繁纓九就。侯執信珪。伯執躬珪七寸。繅藉七寸。鷩冕七章。建常七斿。繁纓七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繅藉五寸。毳

冕五章建常五斿繁纓五就王則服皮弁于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改服于舍朝服各執瑞玉至于朝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末儐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將受之諸侯序進入門右坐奠珪再拜稽首儐者謁侯氏坐取珪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各還其舍司几筵設黼扆于廟扆前南鄉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天子

服衮冕負黼扆而立諸侯裨冕一一而入以行三享奉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其秋冬覲遇之時將朝之早諸侯裨冕釋幣于禰皆乘墨車載龍旂弧韣瑞玉有繅至大門外上儐自與諸侯相揖而入至廟門外之舍王服衮冕負斧扆而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將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之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然後行三享玉王皆

撫之諸侯降堂自授宰如朝宗之法覲遇之時天子不下堂其朝宗覲遇衍朝享禮畢諸侯皆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儐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改袒還襲遂入門右北面立王乃勞之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王遂更延諸侯入而禮之王使宗伯以珪瓚酌鬱鬯祼之禮畢還館諸侯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皆使公就館致之諸

侯迎於外門外再拜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居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其法諸侯旣至天子之國必先朝天子於其國內然後爲壇于國外更行朝禮春爲壇於國東夏秋冬各於其方將時會殷同之朝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春拜日於東門之外夏禮日于南門之外秋禮

月與山川邱陵於西門之外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加方明于壇上而祭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以祭之去方明以朝諸侯其朝位授玉儐介之儀已具巡狩篇

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箋云與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鴥彼飛隼載飛載止箋云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

止喻諸侯之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

采菽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傳君子謂諸侯也元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及與也元衮元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箋云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於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

菀柳序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韓奕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

四牡奕奕然以時覲于宣王覲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

正義云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于大宗伯大行人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于時分之使當秋覲也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爲享之物

清廟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正義云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文主諸侯其實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畧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當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並在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須度量故特使俱至異于常朝也

臣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箋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也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勑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勑其車右以時事女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載見載見辟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

有客有萋有且敦琢其旅箋云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

之朝王言敦豕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

烈祖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

箋 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

正義云按春官巾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

元鳥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

百祿是何箋云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

殷武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獻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

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箋）云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于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勑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

右朝覲宗遇

車攻（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傳

言諸侯來會也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

正義云大宗伯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巧言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

之數。

正義云。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

〔鼓鐘〕鼓鐘將將。淮水湯湯。〔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

〔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箋〕湯旣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縿旒著焉。

右會同

附視朝

碩人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傳 大夫未退君聽朝于路寢夫人聽內事于正寢大夫退然後罷

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傳 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

正義云書傳說夫人御于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去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 傳 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 箋 君日出而視朝

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傳）會會于朝也卿大夫朝會于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子子憎無見惡于夫人

東方未明（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箋）云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

羔裘（羔裘消搖狐裘以朝（傳）羔裘以游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

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于政治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箋】云諸侯將朝宣王以
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
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
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箋】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
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聘問

總敘通典周制諸侯遣使聘天子皆以卿爲使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將行朝服釋幣于禰告爲君使然後釋幣于行介及衆介皆從遂受命于朝受聘珪享束帛加璧遂行至天子畿更張旜先謁關人報王使請事遂導以入王使大夫授館遣人致飧將行聘之前皆遣人授舍于文王廟門外行聘之朝釋幣于禰服冕服乘車建旜至大門外下車王服皮弁服受聘受訖王更服服衮冕入廟當扆而立賓入次改服裨冕而入士介皆從賓後入行

享于廟亦升堂進玉王前撫之亦行三享王禮之出廟門更行私覿之見王出至大門內使問其君及勞聘賓還館主人致饔餼明日發幣于公卿然後受享受燕而還王亦使送出境若諸侯相聘之制則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珪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人皆讓矣

下泉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于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

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

皇皇者華〔序〕君遣使臣也

按小大雅譜正義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

緜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箋云小聘曰問柞櫟也棫白桵也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

正義云定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之出聘止應將旅而已而云師者以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衆混夷是周之敵讐文王使臣過其旁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行故師旅並言之

饗食燕禮

總敘 通典周制諸侯入朝王使小行人逆勞于畿及郊大行人勞視館將幣爲承而儐掌客致禮上公五積飱五牢牽五牢朝訖則致饔餼九牢侯伯四積飱五牢牽四牢饔餼七牢子男三積飱三牢牽三牢饔餼五牢殷膳皆太牢以及歸上公三食三饗三燕侯伯再食再饗再燕子男一食一饗一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爲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

按天子饗食燕禮皆亡儀禮燕禮言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禮公食大夫禮言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通典未詳其節次今約舉之于左

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司宮筵賓于戶西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公升即位于席小臣納卿大夫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命賓賓出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

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夫也主人降洗升酌膳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以虛爵降洗升酌膳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主人更爵洗升酌膳以降酢于阼階下卒爵奠爵于篚升媵觚于賓酌散遂飲降洗酌膳酬賓賓奠于薦東小臣請媵爵者下大夫二人媵爵升酌散遂飲媵爵者洗象觶升實

豐以進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飲漱也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執庭實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賓入門左北面再拜稽首公辭升再拜稽首公揖退于廂賓卒食會飯三飲取粱與醬以降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

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箋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

正義云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醻無筭爵則饗末亦有

旅酬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

七月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羣臣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

正義云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燕其禮亡烝謂折牲體升爲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爲鄉飲酒也言別于燕禮燕禮小于大飲燕禮

上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
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司宮
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士尊兩圜壺
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按燕禮記云其牲狗此
大飲大于燕
禮故用羊也

伐柯我覯之子籩豆有踐箋云王欲迎周公當以
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

彤弓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
朝

正義云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
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于賓

早朝而卽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鐘鼓旣設。一朝右之。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旣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

鐘鼓旣設。一朝醻之。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吉日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傳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箋云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飲羣臣以爲俎實也。

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
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
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
菹亦所用待君子也

公劉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
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
之宗之箋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
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羣臣則相使

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公劉旣登堂負扆而立

羣臣適其牧羣搏豕于牢中以爲飲酒之殽酌酒

以匏爲爵言忠敬也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

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

正義云饗禮當亨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公劉新至豳地殺禮也

右饗禮

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

正義云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粱公設之宰夫膳稻于粱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簋此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食大具則宜每器

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于禮食也

角弓如食宜饇如酌孔取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

正義云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

右食禮

女曰雞鳴將翺將翔弋鳧與鴈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鳧鴈以待賓客爲燕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鳧鴈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

正義云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右肴左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鴈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

鹿鳴序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正義云此飲謂饗也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

以侑其酬幣則無文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謂聘享止用束帛乘馬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于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云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燕禮亦當有幣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又云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禮訓恭儉非於臣子忻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敖和樂且耽此詩主于忻樂故叙以燕目之而後兼言饗食也

常棣序燕兄弟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傳〉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于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爲次序

正義云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大于燕此詩飫燕雜陳此章之中兼燕禮矣

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于房中

正義云同姓大夫之婦名爲宗婦同姓之女名爲內宗

伐木序〕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旣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灑掃陳饋八簋。〔傳〕許許柹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箋〕有酒有羜。今以召族人飲酒。粲然已灑擽矣。陳其黍稷矣。謂爲食禮。

正義云此有酒有羜。召族人飲之葢是燕禮。非饗也。聘禮注云饗謂亨太牢以飲賓也。今此雖

肥羜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羜者天子之禮異于諸侯也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据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飧饔餼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太牢者六簋上肥羜釃酒謂燕禮此是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于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南有嘉魚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

蓼蕭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

兮箋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于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

正義云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于朝受享于廟以生氣

文也秋冬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湛露序天子燕諸侯也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厭厭安也夜飲燕私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

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而出猶諸侯之義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義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傳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

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于是止
此之謂不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箋云杞
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
言飲酒不至于醉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箋云桐
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
其薦俎禮物多于諸侯也飲酒不至于醉徒善其
威儀而已謂陔節也

正義云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据燕禮以況之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六月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箋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

頍弁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

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爲也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旣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賓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行葦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箋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正義云燕禮曰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邇卿西面北上邇大夫皆少進注云邇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傳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箋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進

酒于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散爵者尊兄弟也

有駜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箋云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于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

右燕禮

附飱禮

大東有饛簋飧有捄棘匕（箋）云飧者客始至之大禮也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

軍旅

（總敘）通典周制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太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司兵掌五兵五盾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授二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之戈盾車行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美在內故結旌凡軍

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戎僕掌馭戎車掌倅車之政倅副也正其服犯軷如玉輅之儀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太僕則自左馭而前驅及贊王鼓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

令糧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凡軍事懸壺以序聚㰅及戰

司馬巡陳視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

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

弔勞士庶子則相

大明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傳

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

下之望周也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

明 傳 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

也涼佐也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文王有聲序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武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箋云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于誅紂須暇五年

閟宮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屆極也文王武王繼太王之事至受命致太平天所罰極于商郊牧野

右革命

兎爰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正義云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王卒大敗

東山序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

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

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

破斧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傳 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

六月序 宣王北伐也

正義云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傳 棲棲簡閱貌 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傳〕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師行三十里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箋〕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

采芑〔序〕宣王南征也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傳〕伐擊也鉦以靜

之鼓以動之鞠告也箋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傳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失職羌戎爲敗【箋】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衞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于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于爪牙之士

正義云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傳】天子六軍【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

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

采菽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正義云周本紀云。褒姒不好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冦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冦。褒姒乃大笑。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漸漸之石序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箋云武人謂將帥也皇正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于王

苕之華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序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抑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箋此

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脩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

桑柔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

江漢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傳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甫爲太

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公兼官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浦涯也〔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于軍將行治兵

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勅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箋）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

長發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傳〕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罙深裒聚也〔箋〕云有鐘鼓曰伐罙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

右王師征伐

旄丘序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
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
但爲昏亂之行女匪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
而復之
褰裳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
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
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

我則揭衣渡潦水往告難也

棫樸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箋　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正義云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

皇矣　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傳　國

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郤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

正義云毛以徂爲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爲周地爲密須所侵鄭以上言四國于此宜爲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爲國名與密須而四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

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傳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于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

正義云。毛以爲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怒伐之意。鄭以爲文王往侵阮國。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

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

維清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

正義云文王七年五伐卽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右方伯征伐

伯兮序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傳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箋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無衣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樂焉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傳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

右諸侯從王征伐

擊鼓序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箋云此用兵謂治兵時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

得之。

雄雉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清人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正義云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軍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鴇羽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葛生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小戎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

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泮水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箋云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

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傅甚傅致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

閟宮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之

右諸侯相征伐

陟岵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

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箋云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

上慎旃哉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采菽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箋幽王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伐有罪既往而無之是于義事不信也

右徵師

揚之水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焉箋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
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
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
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箋云西
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
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莫晚也曰
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期

定其心也

正義云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 又云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旣逼不暇待秋故也 又云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强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爲法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傳〕捷勝也〔箋〕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

出車〔序〕勞還率也〔箋〕云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

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于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箋）云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箋）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

杕杜（序）勞還役也（箋）役戍役也

右屯戍

桓〔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右講武

公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三單相襲也〔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之數單者無羡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正義云毛意以爲其在道也分老弱婦女爲三等之陳而兼營之鄭以爲至豳治軍之法

右治軍

附軍器

伯兮　伯也執殳。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爲差

正義云。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冶氏爲戈戟之刃。不言殳刃。是無刃也。考工記注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輢。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此据用以言也。

清人　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

正義云、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短夷長也、

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傳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小戎龍盾之合、傳龍盾、畫龍其盾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傳厹三隅矛也、錞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于伐、故曰厖伐、

無衣、修我戈矛、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

正義云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廬人文矛長二丈謂酋矛也

修我矛戟箋云戟車戟常也

正義云車戟常考工記廬人文常長丈六

皇矣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傳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

正義云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故云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

公劉干戈戚揚傳戚斧也揚鉞也箋云干盾也戈

句孑戟也、

正義云、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于斧也、

閟宮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傳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于鬯中也、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貝冑朱綅、傳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

長發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毛詩禮徵卷第四終

受業姪家起丞校字